

玉兰
一瓣

感念灵魂塑造师

□管乐

2021年4月,中科院一篇博士论文的致谢部分在网上刷屏。作者回顾了自己如何走出大山、和命运抗争的经历。在这一路风雨泥泞、诸多不容易的过程中,他也得到了许多帮助:学校为他减免学费,有人资助生活费,遇到了很好的老师……“因为有了这些点点滴滴,我已经有勇气和耐心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。”故事打动了无数网友,当然,也包括我在内。他不仅让我又一次感悟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这个真理,也再度勾起了我对昔日恩师李庚南的怀念。

有人说,人生之路是漫长的,但紧要处只有几步。小升初时,我的成绩完全能够入读当时全市排名第一的中学,但我和家人还是毅然选择了启秀中学,到李庚南老师担任班主任的初一(1)班上。因为早就听说,作为全国著名特级教师,李老师不但创立了一套独到的教学方法,而且从1957年开始就做班主任,搭配的教学班子可谓“黄金团队”,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。

事实上,那年李老师已届60岁,早已到退休年龄,然而,她在带完98届毕业生后依然重新开始带初一新生,也就是我所在的那一级。记得当时原本收60名学生的规模,一下子来了85人,都是慕李老师之名而来,据说人数之众还创下了她的带班纪录。为此,学校将我们的班级设在了全校最大的阶梯教室,老师们教课都需要配备无线麦克风扩音器,才能让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听清楚。

教室之大,学生之多,丝毫没有影响到李老师对每一位学生的关照。她倡导的“自学、议论、引导”教学法,要求我们在上课之前自学其中的知识点,然后到课堂上分组讨论,在议论中提出问题、分析问题,进而得出结论。小组讨论时,她总能兼顾到每一个学生,鼓励我们多思考、多提问,引导我们总结结论。这样的教学形式,对于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,陌生却又新鲜十足,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探知欲。我从小生性腼腆,羞于在人前开口,在李老师的课堂上,经过她的逐步引导,渐渐地也敢在小组乃至全班表达自己的想法了。现如今,我已能自信地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言,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李老师当年温暖人心的鼓励:“试试看,不要怕。”

也往往因为这样,一节课45分钟,在我们看来,太过短暂,还不够“尽兴”呢。正是在这样热火朝天的讨论中,李老师很快熟悉了每个学生的性格,并且根据实际情况,对教学内容和方式进行调整。在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同时,李老师还是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,每逢三月都会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。尽管要出差半个月之久,但我们的课程进度却从未落下,她早就安排得妥妥帖帖,并叮嘱专门的老师跟进,出差期间,她还常常打电话回来询问班里的情况,要知道那时的通讯工具远不如现在的实时与方便。

初中三年,总听她说:“到你们毕业的时候,我不是希望留给你们 $a+b$ 括弧的平方等于多少,而是希望留给你们,应该怎样学习、怎样做入、应该怎样做事、人活着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精神。”这些年,独自在香港,无论是在报道新闻、追求理想,还是在夜闼人静、思考前路时,萦绕于心头的正是李老师二十多年前常用来勉励我们不息奋斗、勇往直前的那句“人是要有点精神的”。玉汝于成,一步一个脚印,踏踏实实地奋斗,虽历艰辛,仍葆赤子心,勤勤恳恳打造自己的梦想,这便是幸福。

我很庆幸,在个人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,遇到了李老师,她的思想、境界、品格、视野,对社会的贡献与责任感,深深影响了我。虽无法常回家乡探望她,但借助于便利的互联网通讯,我可以时刻关注到她的动态:从教62年,创造了“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班主任”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,创立的“自学、议论、引导”教学法获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,获得“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”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“全国巾帼建功标兵”“当代教育名家”等荣誉称号……2014年教师节前夕,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,李老师作为其中受表彰的一位,赴京领奖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会见。这份荣誉,对一名人民教师来说,可谓至高无上。得知消息的当天,我难抑激动,在朋友圈写道:“师者,王道也。教师之尊,与传道授业解惑相比,更重要在塑造灵魂。多年过去,我记忆最深的老师不是教会我的知识,而是她的品格直到现在还影响我做入。”



青春的华章

朱晋

微信里红尘滚滚

□杏林

早晨,还没睁眼,手机如同屋外林子里的鸟群“咕嘟、咕嘟”地在床上欢腾了。自从有了微信后,每天早晨查看微信如同起床后拉开窗帘一样自然而然。

当初,才听说微信这玩意儿的时候,有些不以为然,觉得社交也非微信不可。过了一段时间后,看到周围的人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,我还是没有将它太当回事,有些主观地预测它会在一阵的热闹之后偃旗息鼓,如同当年的“小灵动”一样。这期间,好像也有人拉我进了“微信运动”,碍于情面没有当即开溜,但是几天后还是悄悄地逃离了。当时就觉得,人届中年,跑步这是自身健康的需要,无需要通过这个“群”来约束自己。更何况,案牍劳形,过一段时间站起来走动走动,放松筋骨,其实就是必须的自主性安排,是每个人的“生理需求”。

两个月后,又有朋友把我拉进了“微信运动”。

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后,发现微信就如同住房一样是稳定生活的必需品。生活在一个城市,没有住房当然能够凑合,但是,没有住房就有飘忽感,时常觉得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会飘荡到其他地方。有了微信,我在朋友圈里有了户头、有了门牌号码,可以登户口,在城市就安营扎寨了,我可以把钱藏在屋里,捂在手上,暂时不还债主,债主知道我有住房,当然相信我不会溜之大吉,有句俗语“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”,微信号就是我这个“和尚”的“庙”。

离不开微信,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个会客厅,我可以在这里会客,常常在这个圈子里邂逅很多朋友,朋友为我点赞,我为朋友点赞,如同熟悉的人照面了打声招呼、握一下手。尤其是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,看到他的朋友圈,我就能知道他的最近动态,特别是老年朋友,看到他(她)的信息,就能知道他(她)活得好好的,没有跟我们不辞而别。

微信上“滴滴打车”真是方便,不管到什么时候出行,我不担心打不到车了,只要“钱包”里有足够的数字,从发出需求开始,不消几分钟,车子就停在你的身边,想到哪里,那只是时间问题。

微信里我最钟情的还是“微信运动”,这是我的一个乐园。在圈里看到熟悉的昵称和跑步数字,如同一次偶遇。晚上,坐在灯下,看到了某个朋友的步数,仿佛一句温馨提示,会情不自禁地跟他(她)一阵热聊。别以为微信圈是虚拟的世界,其实,这是个充满烟火气的大千

世界,圈子里的朋友性格各异,一类,步数恒定,早中晚的步行数字几乎与钟表的时间一样往上蹭;也有朋友,数字如波浪起伏不定,他的步行数或许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关心过;一拨记者朋友的步数如心电图上的曲线,那是他们跳动的心脏,让我知道他们的采访经历,一段时日的步行高峰后,便是一篇重量级的稿子问世。

别以为微信运动里只有枯燥的数字,那里面其实充满了生活的乐趣。有个星期天,下午快4点了,翻着手机的妻突然笑得前仰后合,想说的话也断断续续……稍镇定后告诉我:“我们群里两百人,和萍今头排名最后,只跑了一步,一步,啊——哈——”笑得声音都上扬了,让我想起公鸡打鸣的声音,换了口气才把后面的一句话说出来,“一步,一步,果热潮啊……”她的这位同事,我很熟悉,是个比较阳光的女性,有一次,我在场,她们交流着当时的时装,她就说:“服装设计师就将一块正方形的丝绸布料对折成一个等腰三角形,长边就是两个袖子,倒挂下去的一个角做成了裆,又省事又好要子……”言语里是对设计师标新立异的满满佩服。我想,她今天不会是在家里玩酷,跑了一步就定格在那里,像木头人儿。妻子的笑声持续了好一会儿才停了,但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手机,只是,一边翻的时候一边摇头:“和萍肯定是把手机放在旁边,不曾有时间碰。”我说:“仅有的一步还不是用脚跑的,她是把手机拿起来看了一下,然后又回去了。”妻子说:“她到女儿那边之后,要带小孩又要烧饭,蛮辛苦的呀!”一边说一边把腿盘到沙发上,眼睛盯着手机有些怡然自得,“嗯,我要抓紧时间玩玩儿,过几年我也和她一样了。”我知道,她在为当奶奶做准备。

晚上睡觉前,我看到过去的同学、现在的同事,特别是相交甚密的朋友给我点赞,如同翻开一本相册,曾经的往事、相聚的快乐,立马浮现在眼前,我们仿佛续上了前缘,如一条干涸的河流重现了水流的波光。

今天,我走了9660步,在我的朋友圈里,排名107名,在这个熟悉的热闹世界里,没有被屏蔽,有了自己的位置,也没有被朋友遗忘,我依然是这个世界里活蹦乱跳的一分子,能不幸福吗?

看到为我点赞的朋友越来越多,想到自己今天还没有为圈里的朋友点赞,于是,赶紧动手与朋友来一次互动。如果哪位朋友觉得我一直没有为他点赞,那我我要在这里打声招呼:为了给自己减负,专门设置了5000步的门槛,只要你过了这个数,为你送上一颗红心的人群里,一定有我。



洗澡

□童金玲

小时候,镇上只有一家规模不大的男澡堂,每天都人满为患。哥哥、弟弟可以间或跟着父亲去浴室,但对母亲和我来说,冬天洗澡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了,整个一季也洗不上几回。

寒冬的星期天上午,母亲早早点好煤球炉,用家中最大的铝锅烧水,先将几个热水瓶充满,然后继续烧,同时费事地吊挂起一顶从姑妈家借来的喇叭形塑料帐篷。将长圆的木盆置于帐篷内,澡盆前后放着水桶。三扒两咽地吃过午饭,趁外面气温稍高,母亲把盆中调好温水,开水倒进水桶,等水蒸气充满帐篷,我便赶紧脱去衣服,哆哆嗦嗦地钻进去。母亲也穿着棉毛衫裤,坐到盆边的小板凳上给我擦背搓泥。浴帐内空间很小,母亲只能弓着腰、低着头给我搓洗,怕我冷,不断往盆里加热水。搓擦完了,水桶内所剩的开水也成了温水,母亲就用舀勺舀水给我冲淋,再抹一遍檀香皂,又冲淋,擦干。母亲先出帐篷,披上棉袄,将我干净的衬衣递进来。我穿上衬衣,掀开帐门,冷得直打颤,趿拉着棉鞋,一溜烟跑到床铺边躲进被窝。被窝是暖和的,有热水玻璃瓶,是父亲找医院的熟人要的输液瓶,输液瓶大抵是那个年代许多家庭冬天主要的取暖用品了。在被窝里团上一刻儿,缓过神来,便将棉袄棉裤穿好下床。母亲已在接着洗澡,我就坐在浴帐外,等候她的吩咐,万一有什么要拿拿接接的。洗完澡,母亲把浴帐解下来擦洗晾干,准备着还给姑妈。

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,镇上增开了女浴室,秋冬便和母亲一道去浴室洗澡。那时候的浴室很是简陋,更没有空调、暖气。外间休息兼放衣室只有一边靠墙、一路到头的通长厚木板,上面放衣服,下面搁鞋。里间就是浴场,对着大门的过道两边是水泥短墙隔开的一格一格的空间,一边七八个,每格里是一个涂刷得乌油油的水泥缸槽,缸槽里侧底部有个可用水塞的放水孔,外侧中部砌了一个小台阶,供浴者坐洗,每格对外用厚厚的塑料帘子遮挡着。那时候的女人保守而腼腆,都是将要换的干净内衣、棉毛衫等用塑料袋装着放在帘子内,洗澡后穿上内衣才会出来。与门相对的最里端是两个蓄满水的大池子,一个是热水、一个是凉水,当然,水不是自己任意取用的,有专门的管理员给提送,浅浅的小半池。洗好一遍后放去污水,再喊她提点,清洗清洗,一般就不再供水了。那时全靠人力挑水,即便是公共浴室也不可能畅快淋漓地用水。

离开老家到县城工作后,起初住集体宿舍,天凉时节便每周一次去浴室洗澡。当时县城的浴室也没几家,离宿舍比较远,每次洗澡前都要细心准备,干净衣服、毛巾、澡布、洗发水、梳子、发卡等,一件儿也不能落下,分别用塑料袋装好,骑自行车去浴室。其时的浴室条件已大大改善,墙面铺贴了瓷砖,光洁亮堂,有更衣室和输送蒸气的暖气管,冬天洗澡不冷了,而且是淋浴!痛快地洗头、酣畅地冲背……想起小时候洗澡的情景,只觉得换了人间。只是这骑着车顶着寒风来来去去,加之人多要等的时间,一般也得两到三个小时,每周的洗澡倒也成了个不大不小的心事。

工作几年后结婚、生子。1995年在县城买了一套三室一厅一卫的商品房。有了独立的卫生间,装了浴霸,洗澡方便多了,但数九寒天,有时在家中洗还是偏冷,好在那时,公共浴室,包括中、高档的洗浴休闲场所渐渐遍布大街小巷,我家楼下没几步就有一个价格低廉又相对卫生清洁的浴室,于是三天两头就下去洗个淋浴、搓搓背。

十二年前,我家在县城又买了一套三室两厅两卫的住房,安装了中央空调、暖气、软水、净水等设施,两个卫生间除了暖气,还有浴霸、暖风,一个有淋浴房,一个安装了浴缸,每天洗澡成了再寻常不过的事情,特别是冬季,外面天寒地冻,室内暖意融融,睡前冲个澡,

十分八分的时间,方便、快捷。有时工作疲劳或是轻微感冒了,便放一池温水泡泡澡。夜晚,卫生间内水雾氤氲,灯光朦胧,枕着柔柔的靠背,轻轻闭上双眼,任全身浸润在绸缎似的软水中,轻松、舒坦,满满的幸福感在心底升腾……